

“那”的非典型语用功能

劉 羸

提要 本文首先指出无论是否存在明确的先行词，只要具备设定框架的前提条件，“那”就可以通过潜在框架与要素之间的关联，来实现“联想照应用法”和“约束变量照应用法”。对此，近指“这（个）+名词”需要有明确的先行词才能够使用，并不具备定指形式一般应该具有的联想照应和约束变量照应用法。再有，框架与默认要素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的强弱，是决定是否选择“那”来修饰光杆名词的重要因素。与框架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较弱的光杆名词，如果作为默认要素被使用，那么就需要附加增强两者对应关系的定指标记“那”，来使联想照应用法成立。另一方面，与框架之间语义性对应关系较强的光杆名词，则无需任何修饰语，便可以使联想照应用法成立。

关键词 联想照应 约束变量照应 框架理论 话语模型理论

1. 研究背景

“指示词”这一词类，担当着 Jakobson (1985: 113-114) 所提出 6 种语言功能中的“指示功能”，在人类交际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¹⁾。

一般来讲，指示词主要有以下 3 种语用功能：其一、指示发话现场的事物，此时往往伴随用手指的指示动作，例如“这张桌子”、“那部手机”等；其二、再次言及话语中已经出现过的表现，比如“刚刚跑过去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好像受伤了”中的“那个孩子”，就是用来再次言及前半句中的“一个孩子”；其三、指示存在于话者和听者记忆中的事物，例如“小王，那件事有结果了吗？”中的“那件事”。这三种用法通常被称为“现场指示 (exophoric use)”、“文脉指示 (anaphoric use)”和“观念指示 (recognitional use)”（参照堀口 1978、Diessel 1999、東郷 2000 等）²⁾。

汉语中有近指“这”和远指“那”，其主要语用功能也是“现场指示”、“文脉指示”以及“观念指示”这 3 种。概观汉语指示词的先行研究，可以发现它们主要都将目光放在“这”与“那”的现场指示和文脉指示的用法区别、以及“这”与“那”的非对称方面。比如吕叔湘 (1985)、木村

(1992)、丁启阵(2003)、杨玉玲(2010)、刘彘(2012, 2014)等等。而且,多数研究认为在汉语指示词的使用倾向方面,“这”的比重要远大于“那”。

然而,实际上“那”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与“这”成对。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只能使用“那”,而不能使用“这”。本文将要考察的,在缺乏明确先行词的上下文中的“那”,它的“联想照应用法(associative anaphora)”以及“约束变量照应用法(bound variable anaphora)”就属于上述情况,无法用“这”来替换。不过,直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研究详细考察过“那”的这些用法。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中笔者将对比英语定冠词(或称定指标记)“the”,对“那”的这些用法进行详细的考察。

2. 关于英汉定指标记的先行研究

在第2节中,笔者将通过介绍英语定冠词“the”以及汉语定指标记的先行研究,来说明目前为止有关英汉定指标记研究的进展情况以及相关问题。

2.1. 英语的定指标记先行研究

有关英语定冠词“the”的研究数不胜数,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比较著名的是以Russel(1905)等为代表的“唯一说(uniqueeness), Christophersen(1939)、Heim(1982)等为代表的“亲近说(familiarity)”,以及Poesio(1994)主张的“弱定指说(weak definites)”。

首先, Russel(1905)认为,“the”的使用条件是,话者推测听者能够识别“the+名词”所指示的对象。

请比较以下两个例句的区别:

(1) Could you pass me the hammer? (作例)

递给我那把锤子,好吗?³⁾

(2) Could you pass me a hammer? (作例)

递给我一把锤子,好吗?

按照Russel的“唯一说”,(1)中的“the hammer”表示发话现场仅有一把锤子,而话者推测听者能够成功识别那把锤子。(2)中的“a hammer”表示发话现场至少有一把锤子,话者认为听者有能力从众多的锤子中挑选一把递给他/她。另外,将这两句话翻译成汉语的话,“the hammer”和“a hammer”也分别对应“那把锤子”和“一把锤子”。

针对“唯一说”，Christophersen（1939）提出了“亲近说”，指出当话者认为听者应该已经对话语中的指示对象产生“亲近感”的时候，会使用“the+名词”这样的形式。Heim（1982）继承这种观点，提出“文件交换语义学（File Change Semantics）”。他指出只有当所指的对象存在并建立于话语之中时，才可以使用“the+名词”来言及。比如例句（3）。

(3) A dog barked at a cat. The little coward ran away. (Heim 1982: 162)

一只狗向一只猫叫了一声。那个胆小鬼跑掉了。

上文中，话者首先导入了一个听者完全不了解的话语指示对象（discourse referent），即“cat（猫）”。这时，他/她认为听者还没有对该对象产生“亲近感”，因此只能使用不定冠词“a（一只）”予以修饰。而在“a dog barked at a cat”一句之后，话者便认为听者理应已经对话语中的“cat（猫）”产生了“亲近感”，所以他/她便可以使用“the+名词”的形式来再度言及。

然而，正如 Poesio（1994）指摘的一样，“唯一说”和“亲近说”存在非常明显的问题。Poesio 主张，英语定冠词“the”还有另外一种语用功能，将其称为“弱定指说（weak definites）”。无论是“唯一说”还是“亲近说”，都无法很好地解释这种“弱定指”情况。比如：

(4) John got these data from the student of a linguist. (Poesio 1994: 283)

约翰从一位语言学家的学生那里得到了这些数据。

在此句中，所指的对象“the student of a linguist（一位语言学家的学生）”并没有存在并建立于上下文之中，因此我们并不需要认为听者对指示对象有“亲近感”；而且，“a linguist（一位语言学家）”的学生一定不止一个。然而，即使听者不清楚话者究竟是指哪个学生，话者也可以使用“the+名词”。

作为本文的预备知识，在介绍过关于英语定指标记“the”的“唯一说”、“亲近说”以及“弱定指说”之后，在下文中主要考察汉语中的定指标记。

2.2. 汉语的定指标记及其先行研究

先行研究普遍认为，与英语不同，汉语在表面形式上不存在冠词，因此在表达“定指”与“不定指”时，需要借助其他手段。一般来讲，汉语在表达定指时，常用“这（个）+名词”、“那（个）+名词”以及光杆名词这3种形式。

张伯江、方梅（1997）、刘丹青（2002）、方梅（2002）涉及了汉语指示词“这”的定指用法，这些研究称之为“通指”或“类指”。他们指出，在北京口语中，类指成分前常常加“这”，而不必是光杆名词的形式。同时，他们主张这种情况下，“这”在语音上总是轻读，并且只读“zhe”，不读“zhèi”；而且，这种“这”所修饰的成分总是话者引出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总是和上文的某个事物相关，即上文事物所属的类别。如下面两个例句。

(5) 你知道吗，就这外国人呐，他们说话都跟感冒了似的，没四声。

（方梅 2002: 348）

(6) 这人都爱往高处走。（刘丹青 2002: 415）

方梅（2002）将上述“这”的用法归纳为“定冠词用法”，并主张只有近指“这”已经虚化为定冠词，远指“那”还没有那么高的虚化程度。刘丹青（2002）也指出北京话中“这”可以派生出类指用法，而尚未虚化到定冠词阶段的“那”不具备类指用法⁴。

然而，张伯江、方梅（1997）、刘丹青（2002）、方梅（2002）等先行研究主张的，作为定冠词的“这”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首先，“这”的这种用法只存在于口语语体，而且通常是具有主观评价性的句子中，离开了口语便无法适用于正式的书面语。其次，这种用法只在北京方言中出现。众所周知，北京方言不同于汉语普通话（Mandarin Chinese），有很多只存在于北京方言中的表达方式。“就这外国人呐”等用法，很少出现在北京方言以外的地方。

除了对于语体及方言的依赖性，“这”还需要在上下文中存在明确的先行词才能够使用，这也意味着“这”明显区别于英语的定冠词“the”⁵。因此，如果认为轻读的“这+名词”是汉语普通话的定指标记不足以凭信。对此，笔者在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其实远指“那”才更加符合定指标记的诸多条件。关于这点，将在本文的第3节进行具体的讨论。支持本文这种说法的先行研究，还有 Huang（1999）。

Huang（1999: 78-79）在其研究中指出，话者在使用“那个”来指示某个对象时，他/她有理由相信这个对象在社会中是人们的共有知识，并能够被识别。而且，在汉语口语中，“那个”已经随着语法化的深入，成为了汉语中的定指限定词（definite determiner）。

笔者基本同意 Huang 的观点，同时在此说明一下该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第一点问题是, Huang 的研究中以汉语口语作为语料库, 其例句中存在无法准确判断究竟是指示词还是作为话语标记的“那个”, 比如例句(7), Huang 认为这两个“那个”是指示限定词(demonstrative determiner), 用来引出一个具有亲近性却未使用的主题(a familiar but unused topic)。

(7) 像讲到那个西投, 那个经营好了。像西投啊, 建森林游乐区就是我们森林的一个项目。(Huang 1999: 82)

不过, 通过反复阅读该例句, 笔者认为这两个“那个”应该认定为话语标记。话语标记是一种依存于上下文的, 划分话语单位的界标(Schiffrin 1987)。这里作为话语标记的“那个”, 可以认为是话者用来争取时间, 增加自己的话语连贯性的一种手段, 并非典型的定指标记。

第二点, Huang 的这些口语语料是在台湾当地收录并抄写下来的, 因此不得不说明的是, 建立在此语料基础上所得出的结论, 相信与调查以汉语普通话语料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定差距。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Huang 认定“那个”是用来标记“共有知识(shared knowledge)”的(即“那”的观念指示用法), 这点也反复强调在其论文之中。对此, 本文认为“那”不但具有观念指示用法, 还具有文脉指示用法。请比较例句(8)和(9)中“那”的用法区别。

(8) (科长见到小张, 对他说)

S: 小张, 那件事已经办妥了吗?

H: 科长, 那件事早就办妥了, 您放心。(作例)

(9) S: 小张, 帮我从库房拿一个箱子过来, 那个箱子是红色的, 在架子的第三层。

H: 好的, 请您稍等。(作例)

很明显, (8)的“那”是用来标记存在于话者和听者的“共有知识”中的话语指示对象, 对此, (9)的“那”标记的是上文中出现的先行词, 并非话者和听者的共有知识。用 Takubo & Kinsui (1997) 话语管理理论(Discourse Management Theory)中的D(直接)领域以及I(间接)领域的说法来解释的话, (8)的“那个”标记的是D领域中的话语指示对象(对应日语的“ア”), (9)的“那个”标记的是I领域的话语指示对象(对应日语的“ソ”)。

很遗憾, 也许由于 Huang (1999) 没有涉及过汉语和日语在指示词方面

的对照研究，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为了解决关于汉语定指标记的先行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下文中，笔者将具体考察在上下文缺乏语言性先行词情况下的，“那”的“联想照应用法”和“约束变量照应用法”。

3. “那”的联想照应用法和约束变量照应用法

3.1. “那”的联想照应用法

所谓联想照应用法，就是借助上文中已经出现的指示对象，间接地导入一个新的对象这种用法。联想照应中所指示的一般为特定的个体。

然而，正如例句(10)中的“那个男人”一样，即使上下文中不存在明确的与其对应的先行词，我们在理解时也没有任何障碍和问题。

(10) 由于一个偶然的₁机会，海南得知了他的璇子在结婚前曾经谈过恋爱，并且还和{那个/*这个/*Φ}男人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谋杀，与爱有关」『微型小说选刊』)

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男人”以外的“这个男人”和光杆名词“男人”却不能成立。关于“那个男人”与“这个男人”以及光杆名词之间的区别以及不同的选择原理，将在3.3.节中详细讨论。在此，本文先尝试说明“那”的这种联想照应用法的成立条件。

其实，例句(10)这种联想照应的成立，是需要一个前提条件的。关于这个条件，本文采用了Minsky(1977)框架理论(Frame Theory)进行说明。

Minsky(1977: 104)从人工智能的研究立场出发，对于框架理论进行了如下定义：人们在遇到新情况的时候，会从记忆中选取某种构造，Minsky称这种构造为“框架”。框架中存在默认要素，比如“欧式婚礼”这一框架中，一定存在“新郎”、“新娘”、“婚戒”、“蛋糕”等“默认要素”。不过，由于各地社会文化背景不同，框架中的要素也会随之变化。比如在“中式婚礼”的框架中，虽然与“欧式婚礼”一样存在“新郎”和“新娘”，但一般并不包括“婚戒”或“蛋糕”。不过，“中式婚礼”框架中存在“欧式婚礼”中没有的“盖头”、“喜糖”等要素。

在这种框架中，人们只要凭借记忆中的“百科全书知识”(東郷2000)⁶⁾，便可以无需借助语言形式，将先行词设定的“框架”与照应词指示的“要素”相互连接。不过，Azoulay(1978)曾经指出，这种联想照应的

成立，与话语的进展并无直接关系，是依据一般常识性的语义知识（lexico-stéréotypique），也就是依靠先行词和照应词所指示的对象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而成立的。这种关系往往是“包含”关系。

笔者认为，框架的成立虽然与话语的进展没有直接关系，不过它并非一成不变，是随着话语的进展而变化的。让我们再回到 (10)，探讨一下“那个男人”是如何形成联想照应关系的。从例句中的“璇子在结婚前曾经谈过恋爱”可以发现，在该句中框架被设定为“恋爱”。恋爱框架中可以想象到的默认要素有：“男女朋友”、“约会”、“告白”、“出轨”等，如图 1 所示。

“和那个男人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中的“那个男人”指代的的就是“男朋友”这一默认要素。因此，我们通过百科全书知识和框架与默认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准确无误地理解“那个男人”指代的是谁。

下面的例句 (11) (12) 与 (10) 有所不同，这两个例句都是小说的开篇。在没有任何上文，也就是没有明确的语言性框架设定的情况下，我们又是如何能够成功地理解“那女人”以及“那个男人”的呢？

(11) (某小说的开篇) {那/*这/*Φ} 女人名叫梁淑芬，可我爱叫她小松鼠。淑芬淑芬叫着总让人觉得有点老土。更何况淑芬她属鼠，管属鼠的她叫小松鼠我觉得挺好玩的！（「是谁在伤害谁的心？」『微型小说选刊』）

(12) (某小说的开篇) {那个/*这个/*Φ} 男人只喜欢打牌。他把从广东挣来的钱，大把大把地买烟，烧成云雾。

(<http://blog.jxcn.cn/u/chenyongquan/237161.html>)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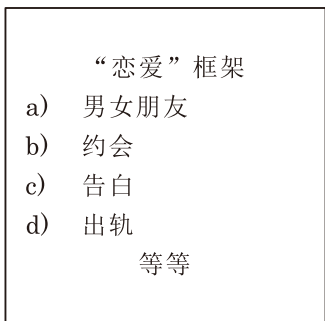


图 1 “恋爱”框架及其几点默认要素

虽然没有任何语言性的框架设定表现，不过，由于这两个例句都是从小说里截取的，因此可以认为它们的框架是“小说”。一般来讲，早在读者在翻开一本小说之前，“男女主人公”、“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其他配角”等默认要素早已被潜在地设定在“小说”框架之中（图2）。

另一方面，小说的作者推测，既然读者选择自己的小说，那么他们一定对小说的内容有一定的期待，比如期待着这本小说的内容是否有趣，男女主人公是否有型等等。也就是说，读者已然对“小说框架”中即将登场的默认要素有所了解。因此，作者即使在文章的开篇便使用“那女人”和“那个男人”来指示即将登场的“女主人公”和“男主人公”，作为读者也不会感到奇怪。这时，“这”和光杆名词都不如“那”更加自然。

不过，这种“那”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使用。一般来讲，只能依靠“小说”这种特殊的语体才能够实现。如果是在对话中，比如例句(13)这种情况下，话者是无法一上来便唐突地使用“那”来指代某一人物的。

(13) (话者在回家的路上见到听者，对他说)

S: *那女人名叫梁淑芬，可我爱叫她小松鼠。

H: 你说话怎么前言不搭后语的。哪个女人啊? (作例)

这是由于，话者在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听者，即使他们已经相互问候，但是话者将要开始何种话题，听者并不明了。换句话说，当某一特定框架没有被建立起来之前，话者将要言及的指示对象并不为听者所了解。此时，话者有义务使用不定冠词“一个”导入一个新的指示对象，之后再使用文脉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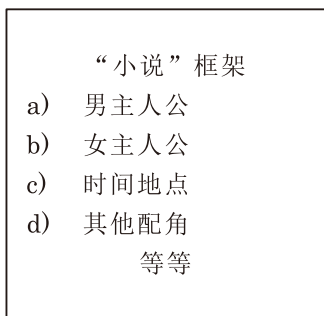


图2 “小说”框架及其几点默认要素

示词“那个”或者“这个”对其再度言及。比如(14)，除了光杆名词稍不自然，作为文脉指示词的“那”和“这”都没有问题。

(14) (话者在回家的路上见到听者，对他说)

S: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人, {那/这/?Φ} 女人名叫梁淑芬, 可我爱叫她小松鼠。

H: 你怎么随便给人家起外号啊? (作例)

讨论过“那”的联想照应用法之后, 下面再来考察一下它的另一种特殊用法, 即约束变量照应用法。

3.2. “那”的约束变量照应用法

所谓“约束变量”, 就是 Chomsky (1981) 的“管辖与约束理论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简称 GB)”中的一个概念, 指的是受数量词约束的变量。上山 (2000) 以及 Hoji et al. (2003) 指出, 日语中只有“ソ”系指示词具有约束变量照应用法。与 Chomsky (1981) 的约束变量的条件相同, 他们也主张必须存在不定或数量表现, “ソ”才能发动约束变量照应。例如 (15)。

(15) どの県の職員がその県の条例に一番通じているか、競い合ってみましょう。

(上山 2000: 173)

比一比哪个县的职员对 {那个/*这个/*Φ} 县的条例最为熟悉吧。

也就是说, “その県 (那个县)” 是对应前文中不定指表现 “どの県 (哪个县)” 的一种变量, 当 “どの県 (哪个县)” 的值有所变化时, “その県 (那个县)” 也会随之变化。(15) 这种约束变量照应的情况下, 汉语中一般也只能使用“那”, 不能使用“这”。

在汉语中, 即使句子里没有 (15) 的“哪个县”等数量表现, “那”也可以发挥约束变量照应用法。请参考 (16) (17) 两个例句。

(16) “书”是白纸的白色和墨水的黑色的协调。白先黑后, 黑是白色的方向。书是根据 {那个/*这个/?Φ} 人的思想和人生经验而产生的。

(<http://sfhww.wwwwang.com/content/20118/1640661.shtml>)

(17) 约会的时候, 我会根据 {那/?这/*Φ} 天的心情、计划和场所来选择穿什么样的鞋。(<http://lz.book.sohu.com/chapter-859270.html>)

很明显, 上面两个例句中的“那个人”和“那天”并不指示特定的某个

人或某天，而是根据情况变化的变量。然而，为何这种约束变量照应可以不需要数量表现即可成立呢？

其实，这两个例句中即使没有数量词，约束变量“那”可以成立的条件，就是需要事先设定好某个“框架”。(16)和(17)的上文中虽然不包含明显的数量表现，但是无论(16)中的“书”也好，还是(17)中的“约会”也罢，这些都是明显的设定“框架”的表达方式，分别设定了“书”以及“约会”这两个框架。

每本书必须有一名或以上的作者，有它的封面封底，由一种语言写成，由一家出版社将其出版。而约会的时候，一定会存在“男女朋友”，约会的“时间”、“地点”以及“活动”等等。这些都可以认为是两个框架中的默认要素，满足了联想照应的条件，如下图所示。

因此，(16)中的“书 \leftrightarrow 那个人”，(17)中的“约会 \leftrightarrow 那天”这样的照应组合也就可以随之实现。也就是说，无需数量词的约束变量照应用法的实现，符合联想照应的成立条件。

不过，在下面这两个例句中，并不存在“书”和“约会”这样明显设定框架的表达方式，同时也不存在明确的先行词。但是，“那”的约束变量照应依然成立（例句(18)和(19)）。

(18) (情感专栏文章) 人为什么会遗忘不了最开始的 {那个/*这个/? Φ }
人。

(<http://wenwen.soso.com/z/q330166282.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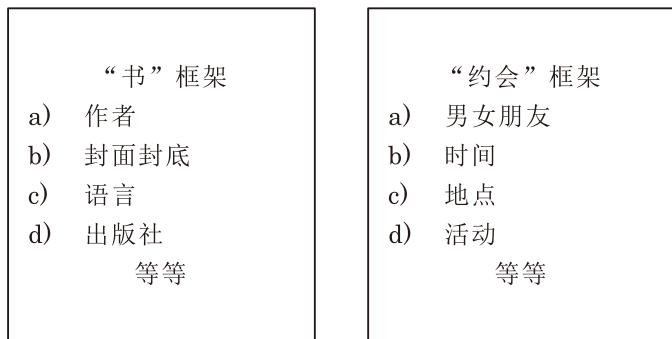


图3 “书”和“约会”框架及其几点默认要素

(19) (情感专栏文章) 是 {那个/*这个/*Φ} 人, 不说他也懂; 不是那个人, 说了也没用。是那个人, 不解释也没关系; 不是那个人, 解释也多余。是那个人, 不留他也不走; 不是那个人, 留也留不住。是那个人, 不等自然会遇到; 不是那个人, 原地也会走丢。

(<http://www.duanwenxue.com/article/12216.html>)

可以说, 虽然在 (18) (19) 中虽然没有明示性的先行词, 不过, 这两个例句都出自网络上的情感专栏的文章。无需多言, 对于点击进入这个网页的人来说, “情感问题” 本身就是一种无需言表的, 潜在性的框架设定, 这同时也是照应成立的前提条件。

“情感问题” 框架中的默认要素, 可以想象有“男女朋友之间的问题”、“夫妻感情生活方面的问题”、“青春时代的初恋对象”, 以及“未来的配偶”等等。而由于框架的设定已经完成, 默认要素也已经存在, 约束变量照应的条件也随之成熟, 便可以使用“最开始的那个人”来指示“初恋对象”(例句(18)), 用“那个人”来指示“未来的配偶”(例句(19))等框架中的默认要素了。如图4所示。

综上所述, “那”的联想照应和约束变量照应有一定的共同点, 也有一些区别。比如, 它们都需要事先设定好一个框架, 照应关系的实现也要依靠框架与要素之间建立的关联。与此相对, 不同点是联想照应往往指示一个特定的个体, 而约束变量照应指示随着情况而变化的变量。

3.3. “那”、“这”和光杆名词之间的用法区别

在3.3.节中, 本文将考察“那”、“这”和光杆名词之间的用法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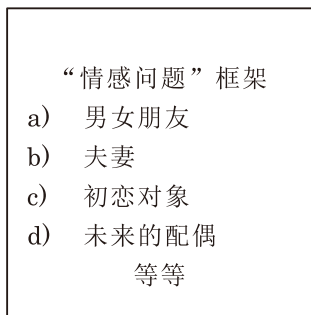


图4 “情感问题” 框架及其几点默认要素

首先，在前文中已经指出，“这”需要在上下文中存在明确的先行词才能够使用。比如，下面两组例句中，“这个”便无法使用。

(20) 那是 2004 年夏天的事情了，小妹依依，在网上结识了一位北京的朋友，当时小妹只有 24 岁，结婚一年，夫妻感情特别的好。（中略）不过，自从认识了 {那个/*这个/*Φ} 男孩后，她就被对方吸引了。

（「天堂里的你还上网吗」『微型小说选刊』）

(21) S：今天，中央台的《对话》栏目，请你老爸我去当嘉宾。而且呀，我跟 {那个/*这个/Φ} 主编说了半天好话，人家同意让我带一名家属。（CCTV『对话』）

这点也凸显了“这”只能够指示语言文脉领域（東郷 2000）中的对象，作为单纯的文脉指示词的局限性。因此，“这”与定冠词“the”、定指标记“那”以及光杆名词有着很大的区别。后三者既可以用来指示语言文脉领域中存在的对象，又可以用来指示共有知识领域中的对象⁸⁾。

那么，定指标记“那”和光杆名词之间又存在何种区别呢？

第 3.1 节的例句 (10)~(12)，以及 3.2 节的例句 (16)~(19) 中，光杆名词和“这”都无法使用。不过，在例句 (20) 中只能够使用“那”，而 (21) 这种情况下“那”和光杆名词两者都很自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将采用 Azoulay (1978) 所提出的“语义性对应关系”这一概念。在本文的第 3.1 节中已经提到，Azoulay 指出联想照应的成立，往往依靠常识性语义知识，也就是依靠先行词和照应词所指示的对象（即框架和默认要素）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往往是“包含”关系。

笔者认为，这种语义性对应关系的强弱，是决定是否选择“那”来修饰光杆名词的重要因素。所谓光杆名词，就是不附加任何数量词或修饰语的普通名词。同样都是光杆名词，“人”、“天”、“男人/女人”这种比较抽象的名词，与“司机”、“作者”这样具体的名词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理解为“语义性对应关系的强弱”。

“人”、“天”、“男人/女人”这样的抽象概念，它们的语义性对应关系较弱，很不明确，直接将这光杆名词作为默认要素使用的话，就会让读者听后感到漠然，无法想象出与其相应的框架。这时，就需要在其前方附加能

够增强要素与框架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的定指标记“那”，来使联想照应用法成立。比如，3.1.节的例句(10)~(12)，以及3.2.节的例句(16)~(19)，如果去掉“那”就会不自然。

另一方面，当我们听到“汽车”时，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司机”；听到“书”时，往往会联想到“作者”。这种框架与要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一目了然。因此，“汽车-司机”、“作者-书”这些语义性对应关系强的光杆名词，无需任何修饰语，便可以让听者联想到与它们成对的词组。请比较以下两个例句⁹⁾。

(22) 今天早晨，我上了出租车跟 {?那个/*这个/Φ} 司机说我要去机场。(作例)

(23) 我昨天买了一本书，发现 {?那个/*这个/Φ} 作者是我的小学同学。(作例)

例句(22)(23)的上下文中不存在明显的语言性先行词，因此“这个司机”和“这个作者”都是无法使用的。如果在光杆名词“司机”和“作者”这些与框架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较强的光杆名词前再附加上“那个”，就会产生画蛇添足的感觉。当然，除非是要特别强调，(22)中的“司机”不是别的司机，就是话者去机场时开出租车的“那个司机”；(23)中“那个作者”不是别人，居然是我的小学同学。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才能够使用“那个+名词”这种形式。

相反，如果将例句(10)中的“那个男人”更改为“对方”(如例句(24))，将例句(16)中的“那个人”更改为“作者”(如例句(25))，也就是与框架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比较强的光杆名词的话，“那”也就无需存在于句子之中了。

(24) 由于一个偶然的¹⁰⁾机会，海南得知了他的璇子在结婚前曾经谈过恋爱，并且还和对方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作例)

(25) “书”是白纸的白色和墨水的黑色的协调。白先黑后，黑是白色的方向。书是根据作者¹¹⁾的思想和人生经验而产生的。(作例)

那么，“那”为何能够增强框架与要素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呢？笔者认为，它之所以能够明确框架与要素语义性对应关系，是由于“那”和日语的“その”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用来“更新话语信息(劉羸 2014)”的定指标记¹⁰⁾，而“这”和光杆名词一般不具备这种语用功能。可以认为，正是

“那”这种独有的语用功能，以及“那”中包含的丰富信息量，让它具备了增强框架与要素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的特点。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了有关英语和汉语定指标记的先行研究，并指出了汉语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遗留问题。此后，本文考察了在上下文中缺乏明确先行词的情况下，定指标记“那”的“联想照应用法”和“约束变量照应用法”。

具体来讲，本文利用 Minsky (1977) 框架理论，指出无论是否存在明确的先行词，只要具备设定框架的前提条件，“那”就可以通过潜在框架与要素之间的关联，来实现联想照应用法和约束变量照应用法。

在考察这两种用法的同时，本文将“那(个)+名词”与“这(个)+名词”以及光杆名词比较讨论，并发现“这(个)+名词”需要在上下文中存在明确的先行词才能够使用，不具备定指形式理应具有联想照应和约束变量照应这些用法功能。也就是说，“这(个)+名词”仅能够指示语言文脉领域中的对象，无法和定冠词“the”、定指标记“那”以及光杆名词一样，指示共有知识领域中的对象，它作为单纯的文脉指示词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另外，框架与默认要素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的强弱，是决定是否选择“那”来修饰光杆名词的重要因素。与框架之间的语义性对应关系较弱的光杆名词，如果作为默认要素被使用，那么就需要附加增强对应关系的定指标记“那”，来使联想照应用法成立。另一方面，与框架之间语义性对应关系较强的光杆名词，则无需任何修饰语，便可以使联想照应用法成立。而“那”之所以能够明确框架与要素语义性对应关系，可以说是因为它是用来“更新话语信息”的定指标记，这是它独有的语用功能，“这”和光杆名词都不具备该功能。

不过，本文只涉及了上下文中不存在明确的先行词这种情况下的联想照应用法和约束变量照应用法，涉及的范围比较狭窄。因此，作为今后的研究课题，除了指示词与光杆名词以外，笔者还要将考察范围拓展到人称代名词和“省略”等形式，对于汉语话语中的指示和照应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注〉

- 1) 根据 Jakobson (1985: 113-114) 可以得知, 人类交际的基本要素有“话者 (addresser)”、“听者 (addressee)”、“信息 (message)”、“语码 (code)”、“接触 (contact)” 以及“语境 (context)”。而与其对应的语言功能有“表达功能 (expressive function)”、“意动功能 (conative function)”、“元语言功能 (meta-lingual function)”、“交感功能 (phatic function)”、以及“指示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等六种。
- 2) 除了这三种用法之外, 另有将“话语直指 (discourse deictic use)” (Himmelmann 1996, Diessel 1999) 以及“绝对指示” (堀口 1978) 单独分类的研究。比如, “这篇文章”、“这句话”等属于“话语直指”, 而“今年春天”、“这个城市”等属于“绝对指示”。
- 3) 本文中用虚线标出“明确的语言性先行词”, 用实线标注“照应词”。使用“*”表示例句不自然, 使用“?”表示例句不太自然, 使用“Φ”标出光杆名词。
- 4) 关于这个说法, 劉羸 (2013) 指出“那”也具有“总称用法 (generic use)”, 即刘丹青 (2002) 的类指, 张伯江、方梅 (1997) 的通指用法。Bowdle & Ward (1995) 曾经提示英语远指的总称成立条件: 首先, 谓语必须具有评价性 (evaluative); 其次, 所指的类别必须是听者所熟知的 (hearer-old, 劉羸 (2013) 中将其扩展为“为社会所熟知的一类”); 第三, 所指的类别不能为 Rosch et al. (1976) 主张的基本层次范畴 (the basic level of categorization), 而必须是下级层次范畴 (the subordinate level of categorization)。劉羸 (2013) 通过与英语的比较, 发现如果符合上述第二点和第三点条件, 汉语的“那些+名词”也能够发挥总称用法 (例句 (I) (II))。

(I) S: 我的同事上星期买了一条吉娃娃。
H: 那些吉娃娃真可爱! (劉羸 2013)

(II) 中国年轻人并不关心“脸谱网站”、“谷歌”或“YouTube”网站被封, 中国国内的类似网站 (比如“微信”、“百度”或“优酷”等) 已令他们感到满意。中国政府正投入巨资打造新的、内容受掌控的社交网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至那些翻防火墙的人也说, 他们对高层领导的表现感到满意, 对未来感到乐观。(「世界眼里中国年轻人的十个特点」『新华网』2010年9月7日)

(I) (II) 中的“吉娃娃”、“翻防火墙的人”是“狗”和“人”这些基本层次范畴的下级层次范畴, 而且也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由于在 (II) 中, 话者不过是引用“那些翻防火墙的人”所说的话, 属于“间接引语 (indirect speech)”形式, 不足以说明谓语具有评价性, 因此第一个成立条件, 也就是“谓语必须具有评价性”未被劉羸 (2013) 所采用。
- 5) 英语定冠词“the”往往不需要上下文中存在明确的先行词。关于这一点, 将在第3节中举例说明。

- 6) 所谓“百科全书知识”，是東郷（2000）提倡的话语模型理论（Discourse Model Theory）中的一个概念。话语模型理论是在 Fauconnier（1985）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基础上产生的。话语模型理论与心理空间理论的相同点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没有将语义学和语用学相互孤立起来，而是作为一个统一的连续体进行研究的。其二者的最大区别是以下两点：1、不同于心理空间理论，话语模型理论中存在三种空间领域，分别为“共有知识领域”、“发话状况领域”和“语言文脉领域”。2、话语模型理论中，话者和听者这两方面都各自持有自己的话语模型，话语的进行，即话者和听者的模型之间的调整过程，从而最大限度地反映了话语信息的累积性。
- 7) 关于本文中从互联网上选取的例句，笔者请 12 名汉语普通话使用者（京都大学在籍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国国内的朋友等）进行了语料筛查，文中仅保留了全员都认为没有任何问题的例句。
- 8) 日语中的近指“この”也是如此，上下文中需要有明确的先行词才可以使用。不过，庵功雄·張麟声（2007: 36）认为，日语中近指“この”与英语定冠词“the”的语用功能更加接近。他们认为定冠词是“全局性词汇性照应词”，而指示词为“局部性位置性照应词”。同时，他们指出由于“この”满足定冠词的定义，所以担当了定冠词的部分语用功能。不过，他们并没有具体说明“この”是如何担当日语中定指功能的。因此，本文认为这种说法缺乏理论性和实证性的根据，同时认为，“その”与“那”的用法中存在共同点，可以说“その”在日语中作为定指标记发挥着作用。请看下面的两组例句。

(I)（汽车广告的第一句）

|その/?この/*Φ| クルマには、いつだってニュースがある。

那辆车，无论何时都有新的体验。

（电视广告：MAZDA DEMIO TVCM 13-SKYACTIV SHOOTING STAR 篇）

(II)（某小说的开篇）

|その/?この/*Φ| 寺の和尚さんは謎かけが苦手だった。

那个寺院里的和尚不善于猜谜语。（『今昔かたりぐさ』）

以上两个例句都是从现实中摘抄的实例，例句中使用的都是“その”。例句（I）虽然可以勉强使用“この”，但却成为了现场指示，指代观众们在广告中看到的“このクルマ（这辆车）”，和这里探讨的问题并不相符。例句（II）如果使用“この”，会让读者不清楚究竟指代哪个寺院。

解释这种“その”的用法并不难，在（I）这种情况下，观众观看“汽车广告（框架）”时，最重要的主角自然是“汽车（默认要素）”，因此才可以一上来就使用“そのクルマ”来指示框架中的这个默认要素。而（II）是小说的开篇，与 3.1. 节汉语例句（11）（12）中“那”的使用原理相同。

- 9) (22) (23) 源自匿名审稿老师提供的例句，在此衷心感谢老师宝贵的意见。
- 10) 关于这一点，劉 轟 (2014) 中更为详细。另外，关于日语“その”这种用法的先行研究，比如長田 (1984) 和庵 (2007) 也曾经称之为“情報の持ち込み”和“テキストの意味の付与”，强调了这是“その”独有的语用功能。

〈参考文献〉

- 庵 功雄 2007. 『日本語におけるテキストの結束性の研究』くろしお出版。
- 庵 功雄・張 麟声 2007.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冠詞』についての覚書」, 『一橋大学留學生センター紀要』10: 29-36 頁, 一橋大学。
- 上山あゆみ 2000. 「日本語から見える『文法』の姿」, 『日本語学』4月臨時増刊, 19: 169-181 頁。
- 木村秀樹 1992. 「中国語指示詞の『遠近』対立について—『コソア』との対照を兼ねて」大河内康憲編『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181-211 頁, くろしお出版。
- 東郷雄二 2000. 「談話モデルと日本語の指示詞コ・ソ・ア」, 『京都大学総合人間学部紀要』第7巻: 27-46 頁, 京都大学。
- 東郷雄二 2006. 「冠詞は何を表わしているか—意味論と語用論のはざままで」, 『エネルギー』第31号: 1-20 頁, ドイツ文法理論研究会。
- 長田久男 1984. 『国語連文論』和泉書院。
- 堀口和吉 1978. 「指示語の表現性」, 『日本語・日本文化』第8巻: 23-44 頁, 大阪外国語大学。
- 劉 轟 2012. 「物語における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文脈指示詞の対照研究—談話構造の観点から」, 『日中言語対照研究論集』第14巻: 78-92 頁, 白帝社。
- 劉 轟 2013. 「中国語の指示詞による総称表現について—英語との比較を兼ねて」, 『日本語用論学会大会発表論文集』第8巻: 177-184 頁, 日本語用論学会。
- 劉 轟 2014. 「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文脈指示詞の研究—談話モデル理論からのアプローチ」, 博士学位論文, 日本: 京都大学。
- 丁 启陣 2003. 「现代汉语“这”、“那”的语法分布」, 『世界汉语教学』2: 27-38 頁。
- 方 梅 2002. 「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 『中国语文』4: 343-356。
- 刘 丹青 2002. 「汉语类指成分的语义属性和句法属性」, 『中国语文』5: 411-422。
- 吕 叔湘 1985. 『近代汉语指代词』上海: 学林出版社。
- 文 卫平 2010. 「英汉光杆名词的语义分析」, 『外语教学与研究』42-1: 37-43 頁。
- 杨 玉玲 2010. 『“这”、“那”系词语的篇章用法研究』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张 伯江、方 梅 1997.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 江西教育出版社。

Abbott, Barbara. 2006.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In Keith Brown (ed.),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 *Linguistics*. Elsevier. 392-399.
- Azoulay, Avigait. 1978. Article défini et relations anaphoriques en français.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7: 5-47.
- Bowdle, Brian and Gregory Ward. 1995. Generic Demonstratives. *BLS* 21: 32-43.
- Carlson, Gregory. N. 1977. *Reference to Kinds in English*.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 Chomsky, Noam.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 Pisa Lectures*. Mouton de Gruyter.
- Christoffersen, Paul. 1939. *The Articles: A Study of Their Theory and Use in English*. Munksgaard.
- Declerck, Renaat. 1991. The Origins of Genericity. *Linguistics* 29: 79-102.
- Diessel, Holger. 1999. *Demonstratives: Form,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ization*. John Benjamins.
- Fauconnier, Gilles. 1985. *Mental Spaces*. MIT Press.
- Heim, Irene. 1982. *The Semantics of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Noun Phrase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 Heim, Irene. 1983. File Change Semantics and the Familiarity Theory of Definiteness. In Bauerle R, Schwarze C. and von Stechow A (eds.), *Meaning, Us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Walter de Gruyter. 164-189.
- Himmelmann, Nikolaus. 1996. Demonstrative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A Taxonomy of Universal Uses. In Fox, B. A. (ed.), *Studies in Anaphora*. John Benjamins. 205-254.
- Hoji, Hajime, Satoshi Kinsui, Yukinori Takubo and Ayumi Ueyama. 2003. Demonstratives in Modern Japanese. In A, Li, and A, Simpson (eds.), *Functional Structure(s), Form and Interpretation: Perspectives from East Asian Languages*. Routledge. 97-128.
- Horn, Laurence and Barbara Abbott. 2010. <the, a>: (In)definiteness and Implicature. In Joseph Keim Campbell, William Kabasenche, and Michael O'Rourke (eds.), *Reference and Referring, Topics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vol. 10. MIT Press. 325-355.
- Huang, Shuanfan. 1999. The Emergence of a Grammatical Category Definite Article in Spoken Chinese. *Journal of Pragmatics* 31: 77-94.
- Jakobson, Roman. 1985. Metalanguage as a Linguistic Problem. In Roman Jakobson, *Selected Writings*, vol. 7. Mouton Publishers. 113-121.
- Minsky, Marvin. 1977. Frame System Theory. In P. N. Johnson-Laird and P. C. Wason (eds.), *Thinking, Reading in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55-376.
- Poesio, Massimo. 1994. Weak definites. In Mandy Harvey and Lynn Santelmann (eds.), *SALT IV*. Cornell University. 282-299.

- Rosch, Eleanor, Carolyn Mervis, Wayne Gray, David Johnson and Penny Boyes-Braem.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 382-439.
- Russell, Bertrand. 1905. On Denoting. *Mind* 14: 479-493.
- Schiffrin, Deborah. 1987. *Discourse Marke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kubo, Yukinori and Satoshi Kinsui. 1997. Discourse Management in Terms of Mental Spaces. *Journal of Pragmatics* 28: 741-758.

〈附记〉

本文由平成 23-25 年度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辅助金（「談話における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指示詞の研究（话语中日语和汉语指示词的研究）」）资助完成。承蒙恩师東郷雄二教授以及三位匿名审稿老师的宝贵修改意见，使笔者认识到拙文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并在修改的过程中得到了诸多有益的启示，在此衷心致以诚挚的谢意！

The Atypical Pragmatic Functions of *na*

Abstract This study first confirmed that Mandarin Chinese demonstrative *na* can be used as an associative anaphora and a bound variable anaphora in the frame of discourse (Minsky 1977). Moreover, even if there is no linguistic antecedent in the preceding context, *na* can still be used if the addressee is considered to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frame successfully. Meanwhile,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s among *na*, *zhe* and bare noun phrases and explained the reason for these differences.

Key words associative anaphora bound variable anaphora Frame Theory Discourse Model